

在鲁迅先生的学生中,最有名的是萧军和萧红。1934年秋,萧军试着给心中敬仰的鲁迅先生去了第一封信,希望得到文学上的指导。没想到,先生接到信后就写了回信。从此,两个来自东北的“不甘做奴隶者”,却对文学有着无限的热爱和向往的青年,成了鲁迅先生的门生。

丁言昭,知名传记文学作家,已为丁玲、林徽因、陆小曼、安娥等九位“民国才女”写书立传。在撰写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传记《爱路跋涉》时,不仅向40余位曾经接触过萧红的文学前辈们征集资料,而且对萧红与萧军在上海的足迹作了大量的考证。巧的是,萧军、萧红当年客居上海,曾经住过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1号,就在她的居所“慎成里”的后弄堂。去年,我在丁言昭的引领下,特意来到当年两萧的居所。徐汇区有关部门曾在这里挂过铭牌。

丁言昭的父亲丁景唐先生是位出版家,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同时还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学者,著述丰富。丁景唐与萧军相为朋友。1979年,丁言昭为萧红整理

## 鲁迅先生曾来过襄阳路

● 马信芳

年谱时,想到了萧军,于是给他去了信,当年3月5日、15日,萧军两次回信,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两萧是1934年11月2日抵达上海的。先住进了蒲柏路(今太仓路)上的一家公寓。因为房租昂贵,很快就搬走了。萧军在拉都路(今襄阳路)283号,租到了每月9元的亭子间。

当年的拉都路283号,在现在的襄阳南路,永嘉路口往北一点。不过,原来的沿街房子已被拆除,建起了新楼房,底层依然是一排店铺,但后面的亭子间不见了。

1935年1月2日,萧军搬到了拉都路411弄,名为福显坊的22号。新居给两萧带来了创作激情。萧军一口气创作了短篇小说《职业》《樱花》《货船》《初秋的风》《军中》等,其中《职业》经由鲁迅介绍,刊登在《文学》第4卷第3号上。萧红也开始在上海的文学创作活动,撰写了《小六》《过夜》等散文,其中《小六》经由鲁迅介

绍,刊登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上。

接着,两萧有了第三次搬家,这就是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1号。这是幢西式楼房。两萧住在三楼。

1935年5月2日上午,楼梯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两萧打开房门一看,原来是鲁迅先生带着许广平和海婴一家三口。这让两萧惊喜不已,急忙请让他们进屋。鲁迅点起了香烟,并带来了愉悦和说不尽的话题,满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一小时后,鲁迅先生邀请两萧外出吃饭,地点是霞飞路上的一家西餐馆。饭后,两萧送鲁迅全家上了电车。当天鲁迅在日记里写道:“晴。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拉都路访萧军及悄(即萧红),在盛福午饭。”

据专家考证,查看上世纪四十年代相关资料,在拉都路与霞飞路口向东拐四五十米,有一家“德盛福食物号”,门牌为1013号(近路口为1023号,解放初为天津小吃部,后改名为“燕京楼”)。虽然此店

名比鲁迅说的多了一个“德”字,但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家。遗憾的是,如今这一带建筑已大大变样,再也无法寻找旧址了。

丁言昭告诉我:1979年,萧军先生已经72岁。她去信一下把萧军那尘封的记忆轰开了。当年3月5日和3月15日,萧军两次给我回了信。其中还赋诗一首题为《忆故巢》,这是萧军对他与萧红在上海拉都路那一段感情生活最真挚的记忆:

梦里依稀忆故巢,拉都路上几春宵。双双人影偕来去,蔼蔼停云瞰暮朝。缘结缘分终一幻,说盟说誓了成嘲。闲将白发窥明镜,又是东风曳柳条。

## 给平凡的日子一束花

● 肖厚明

如今平凡的日子,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这就是生活的常态。一根紧绷的弦,因为疫情,突然断裂。这放松的日子,竟觉有些不真实。这紧握的沙子,看着它一点一点地流失,心生无奈,心态略崩。只是,成年人的世界,表面依旧风平浪静,心中奔涌又如何。

翻阅朋友圈,看见一个卖花姑娘,一直觉得卖花的姑娘都有一顆柔软的心,过着诗意般的生活,每天活在色彩之中。

想想屋中也许久未见花了。刚搬进来的那一会,每月必有一束花,久而久之,觉得摆放的是金钱,白花,金灿灿,心生疼。只剩下那一花架绿箩,在每个平凡的日子孤傲地挺立着,葱绿依旧,不定期地受着我和温先生的垂爱。

思绪渐回,看着细细碎碎开了一屏的紫色小花,是满天星,承载着多少少女的满心欢喜。如果我是卖花姑娘,文案定是——手捧满天星,满眼是星光,心心念念都是你。只是,山野千里,它不是我喜欢的浪漫。

再看这五彩斑斓的雏菊,紫的浪漫,粉的天真,绿的耀眼,黄的奔放,于这波澜不惊的日子,独特,欢喜。雏菊是夏天花,盛开在艳阳高照的六七月份,吸收了那个时节的阳光,照亮了这阴雨连绵的日子。听说,它的每一瓣都有故事,只是,你看不懂,只有明媚、快乐、天真与坚强。

与之不同的也是耀眼的玫瑰了,不管是黄还是白粉色,都是娇滴的美。这粗鲁无情的时光,竟未曾留下半点摧残。这孤独贫瘠的岁月,它沉静地盛放。星辰为泥,银河滋养,你怎能不爱!

当即拿下一束小雏菊和一朵玫瑰,花给的仪式感,永远灿烂,那盛开的不是花,是岁月分分秒秒的欢喜。你看啊,柔柔的风里透着花的味道,云朵们在风里荡啊荡,晃啊晃,打着可爱的小卷儿,我坐在餐桌前,满眼都是你——平凡日子里的温柔。

只要有花可开,就不允许生命与黯淡为伍。不妄评岁月,静静陪花长大,等待这座城的春天。

## 夏意三题

● 林春

空谷蝉鸣

溪流汨汨似无声,  
疏桐沙沙不相闻。  
峰顶凭栏一旅人,  
清音回荡紫烟升。

月映莲影

凌波亭亭立瑶池,  
镜中玉盘伴独思。  
寂寞萦绕终有时,  
翘盼彩霞簇拥日。

午后浓荫

艳阳灼灼熏风起,  
逞威奈何绿叶密。  
稚童耐翁弈棋,  
心静自凉消暑意。

## 弥足珍贵的儿童节

● 徐其文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节日,也是一家人用爱互动、共聚同乐的日子。我女儿虽已长大参加工作,但我与她一起度过的儿童节,仍刻印在脑海里。

女儿出生于1996年,是我们的独生女,一直由妻子和我亲自带大。她上幼儿园的时候,每年儿童节,园里都会组织联欢活动。

那一天,单位礼堂是营区最热闹的地方,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地。一大早,女儿不用我们叫,就乖乖地起床,自己洗漱后,任由她妈给她扎辫子。我记得,平常的日子里,老婆给女儿扎辫子,她总是不太情愿,左动动,右晃晃,嘴里还嚷嚷“疼、疼”。唯有这一天,老婆怎么给她打扮,她都不吭一声;辫子扎得再新奇,她都不反对。因为到了幼儿园,老师和家长们都能看到,受夸赞最多的就是孩子头上的辫子。

女儿能歌善舞,每次登台表演,基本安排在“C”位。作为儿童节观众,我和妻子会提前借好相机,准备好一卷胶卷,尽可能为女儿多拍些照片,定格她一个个精彩瞬间。可是,表演开始后,看到孩子们个个花枝招展,身高、着装差不多,特别是随舞而动,我俩大概率就“懵”了,找不到自己的女儿,拍起照片来就不那么容易。加之那个年代用的是胶卷,更不会像现在这样任性拍照,只好盯着女儿的辫子去找她。照片洗出来后,还是会发现有几张拍到别的孩子。无论怎样,女儿都是最快乐的,如有其他同学的照片,她会开心地送给她同学。

进入小学阶段后,女儿的儿童节就由学校安排了。六年的时间内,她参加过少先队入队、公园插秧、思想道德实践启动仪式等,给我印象最深的儿童节入队仪式。

2003年春天,北京暴发了非典疫情,学校停止了课堂教学,



童年的回忆——学游泳(国画)

黄雨金

女儿只好在家接受“空中课堂”学习。也是因为受非典疫情的影响,女儿所在学校取消了儿童节组织一年级学生到天安门举行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并要求家长帮助孩子完成在互联网上加入少先队。

6月1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和妻子都在家休息。上午仪式开始前,女儿已经学会了队歌,背熟了誓词。仪式开始后,女儿跟着学校网上流程一步一动,严肃而认真。在戴红领巾环节,妻子担任了辅导员角色,亲自帮女儿系在脖子上。我看到,女儿戴上红领巾后,高高举起右手,向着队旗行了一个标准的举手礼。我也观察到,女儿在红领巾的映照下,脸上变得更加红润,写满光荣与自豪。

近些年,随着女儿的长大成人,我家已经多年不过儿童节了。但在这个儿童节,我还是希望她面对纷繁的世界,永葆童真,心向美好,努力创造,踔厉奋进;也祝愿所有的孩子们,儿童节快乐,无忧无虑,永远幸福!

桂花

刊头书法 张建斌